

# 对玻恩写给彭桓武一封信函的译释\*

厚宇德<sup>†</sup>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保定 071002)

2014-08-11 收到

<sup>†</sup> email: hyd630418@sina.com

DOI: 10.7693/wl20150307

## The translation and explanation on a letter from Max Born to Peng Huan-Wu

HOU Yu-De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摘要** 玻恩在回忆录中曾高度评价他的第一个中国弟子彭桓武。玻恩说, 彭桓武于1947年离开英国, 回到中国后, 直到1960年才给他写了一封信。事实上, 彭桓武先生1950年曾给玻恩写过一封重要信函, 建议玻恩来华, 并想购买玻恩的全部藏书。遗憾的是, 在玻恩的档案中未能找到这封信。但是文章作者看到了玻恩写给彭桓武的回函, 并翻译了这封重要回函的全文。文章对玻恩写给彭桓武的这封信函进行了译释, 并就其中的几个问题做了讨论, 分析了玻恩一生未曾到中国的原因。文章最后展示了玻恩与彭桓武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3张珍贵的合影照片。

**关键词** 马克斯·玻恩, 彭桓武, 爱丁堡

**Abstract** In his recollections, Max Born highly acclaimed Peng Huan-Wu, who was his first Chinese student. He said that after Peng left England in 1947 for China, he never received a letter from him until 1960. In fact, Peng did send an important letter in 1950, in which he invited Born to China, and also expressed that he wished to buy all the books in Born's private library. It is regrettable that this letter was never found in Born's archives. But Born's reply was indeed found, and is translated in full in this paper. 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letter are discussed here, including why Born never came to China in all his life. Finally, the author shows three rare pictures of Max Born together with Peng and others in Edinburgh in the 1940s.

**Keywords** Max Born, Peng Huan-Wu, Edinburgh

### 1 引言

1963年, 81岁的玻恩(1882—1970)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 彭桓武(1915—2007)在他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后, “被任命为爱尔兰的都柏林的

薛定谔高级研究所的一位教授, 成为去了苏黎世的海特勒的继任者, 我想彭是第一个在欧洲获得教授职位的中国人。几年以后, 他决定返回中国。在离开之前他来看望我们, 并陪我们一路到苏格兰高地的乌拉普尔去度假。他在很热的时候离开伦敦, 但是他没带雨衣, 当时苏格兰西海岸正下着大雨, 我们只

好送他一些干衣服和雨衣。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美好的几天, 带他领略了苏格兰的一些景色, 然后他离开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 他也从没有给我写信。但是我通过与其他中国朋友通信来了解他的一点情况”<sup>[1]</sup>。彭桓武在英国6—7年, 一直与玻恩保持着良好的、密切的学生与老师或合作者的关系, 玻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11375050)资助项目

恩在回忆录中对于彭桓武有极高的评价<sup>[1]</sup>。

彭桓武于1947年回国。玻恩回忆说十几年后他才收到彭桓武的一封信。玻恩指的是1960年彭桓武先生随代表团赴英参加英国皇家学会成立300周年纪念大会，来到伦敦之后他给玻恩写了封信。撰写回忆录时，年过80的玻恩记忆中早已淡化、记错甚至完全忘记了一些事情的细节。事实上，1960年之前彭桓武给玻恩写过信，玻恩也写过较长的回函。

2014年7至9月，本文作者在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档案中心研读玻恩档案<sup>1)</sup>时发现，玻恩在写给他另外一位中国弟子程开甲的信中提到，他曾收到过彭桓武先生的一封信。笔者找到了玻恩在收到彭桓武来信后，1950年11月28日写给彭桓武的回函的打印件。因此在彭先生1947年离开英伦归国之后，到1960年赴英参加会议之前，至少给他的恩师玻恩写过一封信，而不像玻恩错记的那样，彭一去便十多年杳无音信。遗憾的是笔者认真阅读玻恩及其家人遗留下来的84盒(有的盒内包含多个档案夹)档案，其中极少部分根据家属意见不公开，却未能找到彭桓武先生1950年11月写给玻恩的信函。不过从玻恩给彭桓武的回函中，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彭先生在致玻恩信函中谈到的某些话题。透过玻恩的这封信，我们可以反观彭桓武先生对于玻恩的感情；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爱因斯坦、玻尔父子、郎之万等人到过中国，而玻恩为什么一生不曾来到中国。这封信是了解玻恩与彭桓武

之间关系和了解玻恩内心世界的重要物理学史料，非常值得中国物理界、物理学史界了解。

## 2 汉译玻恩写给彭桓武的信函

1950年11月28日玻恩写给彭桓武信函的全部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彭：

你11月4日写的令人感觉温暖的信，让我妻子和我都开心高兴。它这么快就到了，很令我惊讶。

我们都很乐见你一切都好，并且看来你得到了好的、适合你的岗位。

你最善意地邀请我去中国做一次学术之旅，或者更长时期的居留，非常令我感动。但是你一定得到了很错误的消息，我很诧异是谁给了你这个消息。首先，在我退休前，我还有两年、也可能是三年要留任在这里<sup>2)</sup>。其次，如果我再年轻些，我想我愿意去看看中国，我感觉对于这么长途而吃力的旅行而言，现在的我已经太老了。第三，在你的祖国，事情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如果现在我还年轻，(体力)能够吃得消，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一次学术报告之旅，但是不会逗留时间太长。因为你很了解，我是一个崇尚民主与自由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这样满脑子充满西方理念的人，现在在你的国家应该很少因而不受欢迎的。我想我不能因为我的哲学信仰而接受当局的任何权利控制。而我太老了，难以再去适应很新的生存环境。我和你以及其他年轻人很不一样。过去这几年，有几位杰出的中国年轻人有的已经

回去，有的正准备回去，他们都渴望回去为建设新中国而去做贡献。从我们听到的中国建设取得成功的消息看，应该是很令人鼓舞的。

你提出的全部购买我的图书馆<sup>3)</sup>的计划也是我们之间友情的很善意的展示。但是我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年还需要利用它们，而之后我不得通过商业运作去出售它，获得最高的报价，什么时候这么做，我会告诉你。

关于你的个人生活，(在来信中)你没有说很多。但是你的信让人觉得你看起来是很幸福而满意的。如果有时间，请告诉我你正在做什么工作。

我妻子和我都很好，除了偶尔的一些小毛病外。在系里，研究生的数量减少了很多，现在只有3个人。其中一位是中国人，很杰出的杨立铭博士。我现在将他推荐给你，希望你随后能帮他在你的国家得到职位。他是一位成功的工程师，但是现在成功转型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知道场论和基本粒子领域所有最现代的发展。

至于我自己，我的几本书要出版新版本，我主要在忙于撰写、修改书稿。而事实上我已经放弃了对于(物理学)前沿新问题的研究工作。

我的儿子，古斯塔夫，在已过去的7月份结婚了，现在生活于牛津，他想今年冬天在那里得到博士学位。我的女婿普赖斯和他整个家庭正在普林斯顿，他们将在那里生活工作一年。

我有一个很好的学生，格林博士，在你之后将去都柏林研究所工作一年。海特勒现在离开了这个研

1) 根据玻恩遗嘱，他的信函、手稿以及书籍等，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古斯塔夫·玻恩教授继承、保管。2009年，年迈的古斯塔夫将这些全部捐给了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档案中心。

2) 这里指爱丁堡大学。

3) 指玻恩个人藏书。

究所去了苏黎世大学，而薛定谔将在因斯布鲁克斯(Innsbruck)大学逗留几个月，但是会回来。这就是所有我想你感兴趣的全部。

我和我妻子送去对你最亲切的问候，以及最美好的祝福。

谨启

这封信是打印而成，全信有近两页半。其中第一页如图1所示。打印信件已经不是很清晰。

在1950年12月8日写给另外一位中国弟子程开甲的信中，玻恩提到了收到彭桓武信函一事：

我收到了我此前的合作者彭博士的信，他以最友好的方式邀请我退休后去中国。我告诉他我还有两年时间之后才能退休，而我感觉对这样的漫长旅行而言，我已经太年迈了。而且我觉得(在你们国家)政治氛围是这样的，(对我而言适应起来)可能很困难。但是我不想讨论这个困难问题。

从玻恩给彭桓武先生的回信以及对于程开甲先生所说的话可以看出，虽然玻恩当年没能接受彭桓武的访华邀请建议，但是彭桓武先生的

提议还是令玻恩温暖而心存感动的。

### 3 对玻恩写给彭桓武信函的几点说明

从玻恩的回函来看，1950年11月4日彭桓武先生写给玻恩的信，是不准确消息促发的结果。即彭桓武听说玻恩要退休或离开爱丁堡大学。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很难有人比彭桓武先生更了解玻恩的科学造诣以及玻恩的藏书对于当时理论物理研究的价值，因此才致信玻恩提出他的建议：请玻恩来华，希望购买玻恩的全部藏书。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只从科学的象牙塔里来看这件事，笔者认为，彭桓武先生的建议除了一定包含着他与玻恩的师生情谊外，必须承认是非常有利于中国当时物理学发展的有远见的举措。玻恩拒绝了彭桓武的设想，今天可能令很多中国物理界人士觉得十分遗憾。但是从其后更广阔的新中国发展的视野来看，彭桓武先生的设想也是难以实现的，即使玻恩上个世纪50年代如愿来华，也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玻恩做出的决定，笔者的认识可能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玻恩。

其一，关于玻恩的藏书。玻恩在回函中说，他在退休前的2—3年还需要用这些资料是客观事实。另一方面玻恩希望通过商业运作将它们卖个好价钱，这是不是显得玻恩的境界不够高尚呢？为客观理解这件事，对于玻恩当时面对的现实状况我们需要有所了解。古斯塔夫·玻恩在为其父的回忆录撰

写的后记中说：玻恩退休后，本来希望与他心爱的儿孙们一起生活在英国。但是由于玻恩在英国的工作时间比较短，因此他在英国获得的退休金少到不够生活之用。按照德国的赔偿法，1953年后玻恩能够得到一些补偿，但当时还不能把这些钱直接转到英国来。因此古斯塔夫说经济收入问题是他父亲退休后选择回德国一个小镇生活的原因之一(见文献[1]第295页)。因此，我们可以想见，1950年即将年近70岁的玻恩一定清楚自己退休后经济上将面临的窘境，并开始思考一些解决的办法。出售藏书也许是身在如此处境中的教授或学者都会想到的办法之一。玻恩档案中1950年到1953年的一些信件表明，这时的玻恩曾多次与若干期刊以及出版社联系，希望帮忙补齐自己收藏的一些出版物。这也许是他为了将它们卖个更高价格的一种努力。当然，如果玻恩能预言到自己在1954年将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如果彭桓武讲清玻恩的藏书在中国物理界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许玻恩会将它们捐给中国。但是，年迈体弱而正忧虑如何解决自己和夫人未来生活中将面临的经济困难的70岁老人，希望将自己的藏书多卖些钱，也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应该予以充分理解。

其二，在给彭桓武的回函中，玻恩对于自己的剖析不可谓不深刻：“我是一个崇尚民主与自由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满脑子充满西方理念的人”。但是玻恩并不敌视新中国，从玻恩的某些言辞可以看出，一定意义上他是很肯定新中国的。在冷战时期受西方军方之约而做的演讲报告<sup>4)</sup>中，玻恩曾说：“人类曾一直受害于瘟疫和大灾难：大火灾、大水患、病痛、饥饿和战争。自从科技革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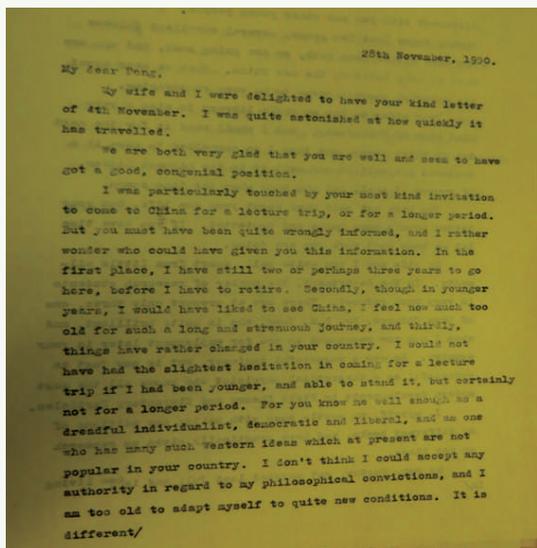


图1 玻恩在1950年11月28日写给彭桓武的信件照片

来,我们已经能够应对上面的某些灾难。火灾和洪水泛滥在当今文明国家已经被合理方法战胜而很少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防御大河泛滥是他们的首要责任。与疾病和痛苦的战斗也在那里开展着”<sup>[4]</sup>。

#### 4 玻恩一直未来中国的原因

在纳粹得势的1933年,玻恩被迫离开了他创立的哥廷根物理学派。其后直到1936年他才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固定的教授职位。几年里,虽然他自己处境尴尬,但仍不断向在美国的朋友如爱因斯坦、向在英国有一定话语权的牛津大学物理教授林德曼等人推荐他的助手、学生以及其他年轻物理学家。在向林德曼推举的人中,甚至包括后来的美国氢弹之父泰勒<sup>[4]</sup>。玻恩为学生与助手们的这一努力收效甚微,1936年我国的清华大学是有回应的学校之一。南希·格林斯潘在她撰写的玻恩传记中曾说:“北京的国立清华大学,想得到一位学者,但是不得不要等到对日政治关系整顿好之后(见文献[4]第205页)”。1937年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为不但没有受到制约,该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发动了更疯狂的侵略。

笔者就此向南希·格林斯潘请教细节。她回函说,清华大学当年与玻恩有联系的是周培源(P. Y. Zhou)教授,周培源在1936年1月14日曾致函玻恩。这可能是中国物理学家与玻恩之间最早的信函联络。笔者问可否在丘吉尔学院档案中心找到这些信,她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然而笔者反复认真阅读了已经公开的全部档案,并

未发现相关信件。而根据目录分析,这一信函保存于未公开档案中的可能性不大。但愿只是笔者的疏忽而未见到这些信。这样从周培源先生的信函原件中了解更多信息的想法无法实现。此事也许需要以后更多相关文献的发现才能弄个明白。

1933年之前,玻恩在德国物理界已经是一位难得的资深教授,由法兰克福大学到哥廷根大学,很快建立了自己世界一流的物理学派,不可能来中国任教。期间他似乎没有机缘与中国物理界发生重要关联,因此也没有来中国讲学的机会。由于纳粹迫害,玻恩暂时居于英国剑桥大学,但是没有得到长期任教资格。1935年后半年至1936年初,玻恩曾有大半年时间在印度。但是他没能在印度获得长期的教授职位。当时滞留在苏联的卡皮查曾开出丰厚的条件邀请玻恩去莫斯科工作、定居。由于一些顾虑玻恩最终没去,但是从他的回忆录中不难看出他曾动心。爱丁堡大学的达尔文教授另有高就,关键时刻玻恩被推举为达尔文教职的继任者。这一机会的出现使其他所有可能都荡然无存,因为除了德语,玻恩比较熟悉英语,而那时他的孩子们已经适应了英国的学习和生活。1933至1936年之间,很多国家的物理界都有得到玻恩的可能。然而未见当时中国大学伸出的橄榄枝。而当彭桓武先生表达出明确邀请时,年迈的玻恩对于来华的建议,望而却步

而终生未能来华。笔者想起可能与此有关的两件事:其一,笔者曾在大成老旧书刊网分别搜索20世纪20至30年代我国刊物中关于玻尔与玻恩的文章。关于玻恩,只找到几句话,是介绍《BORN教授的新电子理论》,而与玻尔有关的报道则有很多。其二,笔者在剑桥大学狄拉克等人的档案里,发现了很多日本物理学家仁科芳雄(Yoshio Nishina, 1890—1951)写给狄拉克的信函,但是未在玻恩的档案中发现来自仁科



图2 玻恩与彭桓武等人在爱丁堡大学的合影(之一),右一为彭桓武,中间为玻恩



图3 玻恩与彭桓武等人在爱丁堡大学的合影(之二),前排右一为彭桓武,后排中间者为玻恩

4) 这一演讲报告被收入到1962年出版的玻恩的*Physics and politics*一书中。玻恩在演讲报告中说,这一演讲是受一位缪勒将军(General Mueller)之邀而做出的。虽然笔者未能确认这位将军的更多细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想见这一报告的听众。



图4 玻恩与彭桓武等人在爱丁堡大学的合影(之三), 左一为彭桓武, 居中者为玻恩

的信。这一切似乎与一个事实有关, 即在20世纪20至30年代, 虽然玻恩做出了很多卓越的科学贡献, 但是他为人低调, 不为更多同行(尤其东方同行)和世人所了解。这可能导致当时中国科学界认为玻恩的科学地位远不及得到中方邀请的爱因斯坦、维纳(这两人都与玻恩

关系密切)等人。因此, 对于他本人以及他推荐的人兴趣不是很大。

## 5 玻恩与彭桓武等人的珍贵合影

在玻恩遗留下的档案资料中, 笔者还发现了三张珍贵的照片(见图2、图3和图4), 是

玻恩与彭桓武等人在爱丁堡大学的合影<sup>5)</sup>, 时间应该是20世纪40年代。这3张照片是笔者目前所见玻恩与中国物理学家仅有的合影。照片展示了青年时代彭桓武先生的风采, 也依稀可见玻恩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彭桓武先生作为年轻人时所具有的那种自信与豪情<sup>6)</sup>。

**致谢** 本文作者在此对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 Churchill Archives Centre 的 Allen 主任及 Gemma Cook, Louise Watling, Emily 小姐和 Andrew Riley 先生等, 在阅读文献方面给予的帮助, 对 Nancy Greenspan 女士在文献寻找方面给予的建议, 致以衷心感谢。

## 参考文献

- [1] Born M. My Life. London: Taylor & Francis Ltd., 1978. 289
- [2] 厚宇德, 王盼. 物理, 2012, 41: 678
- [3] Born M. Physics and politics. London: Cliver and Body Ltd., 1962. 74
- [4] Nancy T G. The End of the Certain World—The Life and Science of Max Born. England: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5. 184

5) 由于时间比较久远, 照片已变色不清晰。另外, 相片由透明胶布封存, 直接用相机拍摄效果不好。每张相片笔者交纳12英镑, 经档案中心有偿服务、专门处理后, 才达到现在的效果。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档案中心已经授权笔者在文中使用照片和相关信函。他人无论为任何目的, 需经本文作者同意后方能使用。

6) 玻恩在回忆录中提到, 年轻的彭桓武曾对他讲: 一个中国人能做十个欧洲人才胜任的工作。玻恩涉足的研究领域之宽广, 著述之丰厚, 都足以令人吃惊, 面对勤勉的玻恩教授, 彭桓武能出此言, 也许有玩笑的成分, 但是无法掩盖彭先生当年的自信与豪情!

## 读者和编者

## 订阅《物理》得好礼

——超值回馈《岁月留痕》  
——<物理>四十年集萃

2012年《物理》创刊40周年, 为答谢广大读者长期以来的关爱和支持, 《物理》编辑部特推出优惠订阅活动: 向编辑部连续订阅两年(2015—2016年)《物理》杂志的订户, 将免费获得《岁月留痕——<物理>四十年集萃》一本(该书收录了从1972年到2012年在《物理》各个栏目发表的四十篇文章, 476页精美印刷, 定价68元, 值得收藏)。

欢迎各位读者订阅《物理》(银行汇款请注明“《物理》编辑部”)

咨询电话: (010)82649266; 82649277

订阅方式 Email: physics@iphy.ac.cn

### (1) 邮局汇款

地址: 100190, 北京603信箱  
《物理》编辑部收

### (2) 银行汇款

开户行: 农行北京科院南路支行  
户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帐号: 11250101040005699

